

明史

冊
五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四維

子泰徵甲徵

馬自強

子怡懋

許國

趙志臯

張位

朱賡

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

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閣
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
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
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
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尙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
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
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
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旣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
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
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
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
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

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己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尙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並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卽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諡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卽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

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尙書帝遣使詢居正尙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尙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多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己遣使報階旣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強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初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

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諡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懃進士尙寶卿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卽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撫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

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懇救帝爲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直國國性木強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

去國以爭執去爲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
汙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趙志臯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
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臯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
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臯爲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
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
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尋召爲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
薦志臯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
罷王錫爵召未至志臯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
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臯再辨
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臯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
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
梓等論其失平志臯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武臣益

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
臯論省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臯等因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
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
志臯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
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變異迭出志臯請下罪己詔因累疏陳時政缺
失而其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
志臯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臯等復
以爲言終不允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
亦畏之志臯爲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爲朝士所輕諾誅四起其始爲首
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
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臯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
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巡按御史吳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
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臯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力志

臯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臯志臯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臯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臯終不問然志臯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臯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臯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諡文懿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中行趙

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爲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臯並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並封以待嫡爲辭而志臯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禱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臯爲首輔位與志臯相厚善志臯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鑰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

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尙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敘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尙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臯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徹稅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爲其黨道亨恥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

國損威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啓中復官贈太保諡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爲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禮部尙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臯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卽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

指爲礦稅發贖手筆也贖於己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贖動搖國本大懼立以
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窮治不已贖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
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臯輩及南京察疏
上亦欲有所留贖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
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
去純贖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
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贖力請俟之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
一貫鯉去位贖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贖疏揭月數上十
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贖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贖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
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贖乃素服詣
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贖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臣慮帝
出中旨如往年趙志臯張位故事贖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
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贖實主之疏

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辭帝爲切責言者旣而姜士昌及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勳前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爲抨擊是非瞽亂賢否混

滑羣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誅日積又烏足爲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二百十九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